



考完三模的那天傍晚，我沿着考场附近小路往校外走，路过学数学竞赛时长久呆过的教学楼，路过车棚——当时数竞同伴们常在那里停车，又走了几步，路过图书馆——每个寒暑假都用来作为竞赛生的自习教室。一路走去，却觉时光倒流。记忆被分成了一块块碎片，每一块里都晃动着昔日的影子。

高中入学不久后，学校要求我们班每人选报一门学科竞赛。本着数学竞赛应试相对有用些的功利心态，也或因数学老师最先“招兵买马”，我稀里糊涂地加入了数竞队。当所有人都被要求做一件事时，它往往便会被当成一个仪式草草了事，初学竞赛的我们也不例外。每周二和周四晚间上竞赛课，心念课内作业写不完那烦闷加上竞赛上手困难，让我有了“反正听不懂，干脆不听了”的心态，便偷偷讲讲小话，吃吃零食，打打瞌睡。几个月后，学校开始选拔进入全国高中生数学联赛的队员，名额大约十二三。是心态太好的缘故吗，我顺利入选。各种机缘，让我接下来的成人之旅有了新体验。

联赛在九月。七月我们第一次集体外出培训，地点在杭州。二三百人的教室让空调的制冷效果大打



十八岁的雨总带着金属的凉感，像铝合金，未经时效处理，表面凝着的水珠，指尖一碰便碎成细小的凉意。那时我尚不明白，聚餐散场时，为何雨会将霓虹泡成模糊的水彩，亦不懂右膝在球场发出“砰”的闷响时，为何酷似金属试样颈缩的裂响——直到手术灯的冷光映出膝盖的剖面，直到拐杖的橡胶头在雨径中磨出细密的齿痕，直到重新拥有奔跑的能力，我才忽然懂



王炜弘，厦门双十中学2024届高中毕业生

成人之旅

余小鹿

折扣，偶尔飘出的一丝凉风也迅速被淹没在十六七岁少年的热浪里。刚习得皮毛，我们一行人便出征联赛，我心无底气，以祈祷鼓劲。出分后，作为坚定的唯物主义者的我，霎那间竟疑惑神明是否存在。我的成绩排在安徽省高一高二女生组前四，因此获得了次年参加全国女子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机会。

在距女奥赛约五个月时，尚未认真对待数竞的我，突然想要全力以赴。这也是我第一次掌舵我的人生。我放下高考科目，义无反顾地离开课堂，去往自习点。我和几个同样执着于数竞的同学过着愈来愈紧张忙碌的日子，偶有对未来高考的担忧，却又迅速被数竞进步的欣喜稀释。我的座位边堆放着很多杂物，夏天有不少蚊子，但不知怎的，我坐在旁边就有一种莫名的安心。那时候的快乐来得太纯粹：做出一道好题、弄懂一则定理、揪出一个易错点……我们之间交流往往都是：做做XX比赛XX题吧，是好题。我们之间排压的方式也最是奇特：晚饭点，我们拿水枪互袭同伴。

这是无法回头的征途，从踏上的那一刻我便知了。五个月说起来也不短，但远不够去追赶从小开始学竞赛的强手。我终是来到了我成人路一站：女奥赛场。

坐十几个小时的高铁横跨东西，到达重庆，随之而来的是紧张

的两天考试。在数不清的梦里，或喜或忧预演的时刻终于到来之际，开考两小时后难以捏住草稿纸的发抖的左手，让我意识到我的心态无法让我冷静思考。我太在意那枚奖牌的颜色了，以至于曾以为绝对不可能出现在我身上的低级错误频频出现。

还来不及擦拭失落的泪水，我又迅速备赛一个月，赶赴第二次数学联赛。我依然紧张如故，在到达考场时，发现笔袋竟落在了宾馆房间……最终，联赛成绩也不如意。我的数竞“战友”们同样多半未达各自期待。给人好运的神明原就没有，我们和竞赛强手的差距才是客观存在的。每每回忆起这些，我们总带着太多太多的不甘，故我们都默契地对竞赛结果避而不谈。

此时，我们已落队“正规军”很远，连惆怅的时间都没有啊，便原地转向，跑向成人的另一重要站点：高考。

学校举办成人礼的前一日，我们回高二年级所在教室借椅子，途经竞赛教室，门锁了。我习惯性地推窗户——被焊上了，而一年前是可以从窗户翻进翻出的。我望向当时我的位置——最后一排靠窗户的那个，好像现在已经没人坐在那里。墙上挂着的时钟后面，我记得我还藏了一把水枪。

我们一群人呢，怀着一身的干

劲与顽强，又不愿仅以“热爱”两字概括竞赛之旅。然而，说喜欢太轻，说信仰太重，况且依众人所见，我们是典型的理科生，不善表达，故我们那么多持笔听虫鸣的夜晚，那么多充斥咖啡味道的自习早晨，那么多先翻窗再开后门没被发现后的得意，在每每被问起坚持下来的原因时，却也难免落入俗套地化成一句“因为热爱”。热爱数学的优雅，热爱那时满怀理想的我们，而那些时光渐行渐远了。

成人路哪有早早设计好的，又哪有预知结果的，但只要爱上那段路程里所做的事、所见的物，也就是正途吧。并非说结果不重要，而是我们的结果尚在未来。

高考结束后，我痛快地玩了几天。我跟数学竞赛的同伴说，做做2024年女奥第六题吧，是好题。同伴问，你是不是在家呆着太无聊了？

嗯，当时只道是寻常。



余小鹿，安庆一中2025届毕业生

十八岁的雨

王炜弘

得：所谓成长，原是生命在遭遇韧带撕裂般的疼痛时，依然能在雨幕里结晶，重生为韧性的纹路。

记忆中的雨，最先落入去年夏天的毕业聚餐。餐桌上同学们说着去向：有人憧憬理想院校的录取通知，有人把选择摊开在志愿表上，像松开了攥紧的雪。我们举杯相碰，玻璃轻响里忽然有了释然而笑的默契——原来十八岁的路口，早该卸下试卷的重量，让风把未来吹成自由的形状。

散场时细雨溶进霓虹，我忽然不想再像从前那样狂奔。雨丝拂过脸颊时，脚步自然而然慢下来。踩着积水看路灯织雨，香樟叶坠着珠露，便利店漫出暖光，此刻连脚步声都成了随性敲打的节拍——原来不必赶时间的雨夜，每一步都能踩出自由的回响。

小路尽头的灯晕成光斑，我任雨水打湿额发往前走。忽然懂了这场雨从不是考题，没有必须抵达的终点。所谓“十八岁”，本该像此刻这样，在雨里慢慢走，听脚步声混着心跳，在没有答案的路上，走出属于自己的、不慌不忙的自由。

被细雨浸湿的裤腿，尚未干

透。另一场“雨”已悄然地落进十一月的球场。暮色将草皮染成青蓝色，变向过人的刹那，右膝发出“砰”的闷响，我应声倒地……队友搀扶我时，膝盖软得像淬火失败的钢件，失去了一切的力量。回寝室路上，风吹过草丛，沙沙作响，夜露顺着裤脚往上攀爬，忽然想起志愿表上晕开的墨迹——原来疼痛与迷茫都是潮湿的。

静养的日子里，膝盖肿得像时效过度的铝合金，每次屈伸，伴着弹响，似有人在拨弄细弦。体测那天，起跑声响起，右腿后蹬时迸出清晰的闷响，手掌擦过晒得温热的跑道，我栽倒不起，却仍对自己说“只是扭了下”。直到报告中“十字韧带断裂”，这几个字如冰冷的锻件，宣告了“自我欺骗”的破灭。

给母亲打电话时，喉间的堤坝轰然决堤。那些强撑着的“没事”碎成泪滴，直到听筒里传来母亲急促的关心，才惊觉：十八岁的门槛后，哭泣不再是万能的盾牌——从前跌倒是扑进怀抱的信号，如今膝盖的裂痕里，得自己长出承重的钢筋。原来“过渡”早藏在核磁共振的铅字里：当“妈，我痛”变成

“我能处理”，便是把肆意哭泣的权利，变成系紧“护膝”独自面对的责任。

出院那天，雨丝细密，无声地穿过拐杖的间隙，在支具边缘凝成细小的水珠，带来些许的凉意。而缠绕固定支具的膝盖却闷得发慌，硌得生疼，每道压痕都像未焊透的焊点，带来深入骨髓的钝痛——渗入骨髓。忽然想起，高考后的那个雨夜——那时以为“十八岁”是逃离标准答案的狂奔，此刻却懂得，真正的成人是如金属热处理般，把断裂处交给时间焯热。

如今半年已去，雨仍在敲打着“记忆中”康复室的玻璃窗，回想起拄着双拐练习站立的日子，膝盖总会传来细沙般的刺痛，仿佛有无数根银线在骨缝间轻轻抽拉——理疗师说这是韧带重建后的肌理重组，可我只看见自己的影子投在泛着冷光的金属杠上，被窗外的雨丝洗得发白。

直到某个雨后的清晨，我重新跑上跑道，才明白：原来成长的温柔从不在顺遂的坦途，而是当你听见骨骼里的闷响后，依然能在雨里调整拐杖的角度——每道伤疤都是时光盖在生命上的邮戳，证明那些淋透全身的雨，最终都成了让韧性生长的水汽。而所谓“成人”，不过是在雨落时懂得：每一次断裂都在为新生铺路，就像金属在应力下展现的美丽屈服，那是疼痛淬炼出的生命纹理。